

# 草原烽火

乌兰巴干著  
草原烽火三部曲之一



草原烽火三部曲之一

# 草原烽火

乌兰巴干著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## 草 原 烽 火

---

作 者：乌兰巴干

责任编辑：李荣德 顾关荣

---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淮阴新华印刷厂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 插页 2

字数：370,000 199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300 册(含精装 300 册)

---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394-5/I · 375

定 价：8.8 元(平装) 11.00 元(精装)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目 次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火种·····       | 1   |
| 第 二 章 | 带“罪”字的奴隶····· | 38  |
| 第 三 章 | 王爷祭灵·····     | 68  |
| 第 四 章 | 银柄的黑皮鞭子·····  | 107 |
| 第 五 章 | 在迷雾中·····     | 137 |
| 第 六 章 | 黑龙的故事·····    | 164 |
| 第 七 章 | 堵口决口斗争·····   | 189 |
| 第 八 章 | 奴隶的觉醒·····    | 215 |
| 第 九 章 | 大雁南飞的时候·····  | 248 |
| 第 十 章 | 深夜绣荷包·····    | 274 |
| 第十一章  | 酒楼亭里的风波·····  | 297 |
| 第十二章  | 逼婚·····       | 325 |
| 第十三章  | 患难朋友·····     | 354 |
| 第十四章  | 铁栅隔不断人心·····  | 377 |
| 第十五章  | 火烧王爺府·····    | 397 |
| 第十六章  | 血泪交融·····     | 423 |
| 第十七章  | 托子参军·····     | 443 |
| 第十八章  | 归程·····       | 462 |
| 第十九章  | 山林风险·····     | 487 |
| 第二十章  | 草原烽火·····     | 514 |
| 后 记   | ·····         | 535 |

## 第一章

### 火 种

一九四〇年夏天。

在一个暴风雨后的早晨，太阳从东方厚重的云层下刚一露头，西方的云朵立刻染上红色，显出了一道新鲜美丽的彩虹。这时候，草原上呈现出一种宁静的气息，微风带着雨后的清气，爱抚地拂动着绿草梢头。遥远的天涯一潭清净的湖水招来了双双天鹅，天鹅悠然自得默默地展翅飞翔，湖岸边饱餐嫩草的群羊如同成串的珍珠缓缓朝前滚动。

阳光越来越强烈，象千万支金箭，穿过云缝，射向草原。

风，偷偷地掀起了草浪，平静的小树丛摆动起枝叶，白杨迎风招展，柳丝随风飘荡，河边的芦苇摇晃着穗头。草浪，一浪赶上一浪，漫进一片黑树林里去了。

一条曲折漫长的大道，将黑树林后边的草原切成两片，直向一个枯黄色的沙冈子伸进。大道两旁的草原里，黄色的猫爪子花，淡青色的五月蓝，紫红色的喇叭花……一丛丛、一片片，陪伴着绿草，散出芳香。五颜六色的蝴蝶，被这些花朵的芳香吸引而来，悄悄地飞旋。蛐蛐藏在草间叶下，小心地鸣叫。蝗虫却三五成群，飞上来，落下去，发出“达达”的声音，贪婪地啃着嫩叶。

大道上充满着雨水和泥泞。雨水已淹过大车 轱 辘 的 印迹，象是一条小溪，在阳光照耀下闪动着细碎的银光。

有两个人，一前一后，在大道上疾走着。他们的脚步踢打起了道上的泥泞，雨水也随着溅起水花。走到在黑树林子附近，他们停住了脚步。

走在前头的那位，身穿一色乌黑的便服，头戴一顶已经断去一半的破碎的草帽，帽沿遮着他那明亮的眼睛。从他走路时的那股冲劲儿看，年纪不过三十五岁上下。一个不大不小的包袱紧绑在他的背上，被暴雨淋了一夜，衣服全湿透了。水淋淋的湿衣紧贴着身子，清秀的脸上挂满了水珠。他打了个寒噤，抖擞下精神，从腰里掏出一块白手帕，却并不马上将脸上的水珠擦干，头朝上一扬，把破草帽一推到脑后，闪出机警、明亮的目光，从太阳一直瞅到黑树林子，从黑树林子瞅到远处的沙丘和那条道路顶点的冈子。他没转头，问道：“李大年同志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李大年身材魁梧，比前面的那位还高出一头，大脸庞，黑亮亮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。他虽然比前面的那位年轻好几岁，但脸上长满了胡子，宽大的额头上已经有了几道深深的皱纹。他身穿古铜色的蒙古袍子，用两根皮条当成带子，紧紧扎在腰中，袍子的前后襟角掖在皮条带里，卷着裤腿，黑壮的两腿深深踩在泥水里。

李大年用手背擦去落在眉头的一排雨水珠，仔细瞅瞅远方，望着大道顶点那个枯黄色的沙冈子，慢吞吞地说道：

“刘志鸿同志，那就是科尔沁草原上著名的十八道冈。靠冈子的南端有一条河，叫西拉木伦河。这条河的下游一直通到营口，叫辽河。西拉木伦河的北岸，靠着冈子东边不远

的地方，有一个屯子，叫阿都沁。……”

李大年一提到阿都沁这个地名，忽然沉默下来，把头稍稍一低，黑亮的眼睛湿润了。阿都沁，曾经是党在科尔沁草原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，一年前被敌人给破坏了，大部分同志都牺牲在十八道冈里。活着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只剩下两个同志，一个叫王化文，一个叫扎木苏荣。

李大年想到这些，不由自主地把手中的短枪攥得死紧。他望了望刘志鸿的清秀的脸，又扬起了头，望着上空的云彩。在他的感觉里，云彩比刚才暗淡了。突然，一片巨大的铁片似的阴云伸展过来，蒙上了太阳，太阳已经收回洒在草原上的金色的光芒，虹也消失了。李大年看看周围，远方的草甸子<sup>①</sup>和沙冈子还是浸在浓灰色的雾气里。黑树林子在晨风里吼啸起来，真象一群饥狼嗥叫。他意识到已经又走进另一个艰苦的环境里来了。可是，他没有一点儿泄劲的感觉，好象有人在提醒他：失败，流血牺牲，给人们带来的不应是消沉、脆弱、痛苦，人们应要从那里吸取力量，来最后消灭敌人，取得胜利。党的领导，广大人民的支持，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。他沉着、坚定地又瞅瞅刘志鸿的面孔。刘志鸿眼睛盯着沙冈子，说道：

“今后，你的工作将更艰巨了！把灭了的火重新燃起来。”

“是呀，一定要把革命的火焰燃烧起来！”李大年用重重的语气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，在他脑子里，立刻勾划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轮廓。科尔沁草原的反动统治者达尔罕王爷<sup>②</sup>，

---

<sup>①</sup>“草甸子”是屯子外的大片草地。

<sup>②</sup>“达尔罕”是地名，原为达尔罕旗，当地居民习惯于将地名和统治者王爷连在一起，因此，称为“达尔罕王爷”。

自从投降了日本鬼子以后，就成了伪兴安总省里边的一位要员，在这儿，将反动的势力集结起来，猖狂地压在这一带蒙汉人民的头上，封锁起这里的一切。科尔沁草原上的达尔罕王爷府，就是日本鬼子主持科尔沁黑马队武装叛乱的大本营，那里有一个名叫金川的鬼子，就是日本关东军派进内蒙古东部草原上的大特务头子，残酷地统治着草原上的人们。

李大年寻思着，眼睛忽然一转动，目光自然地落在黑树林子上了。

“这黑树林子是谁家的？”刘志鸭问道。

“是达尔罕王爷十五辈子以来的王爷陵。”李大年说。

“那么，这儿一定离王爷府很近罗！”刘志鸿判断着情况问。

“大约三十里，不，不到三十里，二十五里。”李大年一边回答，一边又把视线放得远远的，从黑树林子一直望到十八道冈子。在他眼睛里，十八道冈子一会儿清楚，一会儿模糊，当那冈子模糊不清的一刹那间，似乎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头里回荡着。

“恢复党的地下组织，武装起那里的蒙汉人民，在草原上建立起一支抗日游击队，在敌后展开抗日武装斗争。……流血牺牲的教训告诉我们，要多多注意日本鬼子勾结反动统治者达尔罕王爷突然袭击。你去了以后，在草原上建立两个据点：一个在达尔罕王爷附近，一个在兴安岭的白音布通。这两个地方，前一个是敌人的心脏，后一个是敌人的喉咙。挖掉心脏，掐断喉咙，草原上的敌人也就完蛋了。你是火，不是一般的火，你是一颗革命的火种，一定要燃烧起来，扩展成势不可挡的燎原烈火！”这是组织决定派他进科尔沁草



原时，对他说的一段话。

“是呀，我是一颗革命的火种，一定要燃烧起来，扩展成势不可挡的燎原烈火！”李大年在心里想着，自言自语地说着。他警惕地望着四方。这时候，在他的感觉里，西方沙冈上空的云层越显得暗厚了。那厚云上贴着的一层薄纱似的轻云，渐渐地沉下来，变成了浓雾，把沙冈子蒙起来了。那枯黄色的沙冈子成为淡青色，好象在天空滑行。从远方伸展出来的那巨大的阴云，忽然四分五裂，早晨的太阳从云缝里射出来，重新照在沙冈子上。草原里，黑树林子顶上、草甸子上的露水也闪烁着晶莹而耀眼的银光。

突然，一声枪响，从沙冈子方面传来。接着，子弹哼叫出难听的调子，从刘志鸿、李大年的头顶上滑过去了。

“咦？这是七九大盖枪<sup>①</sup>！”刘志鸿镇静地说。

李大年一闪眼睛，拿枪的手在胸前一挥，说道：“快！快！快向黑树林子前进！”

两人毫不犹豫地下了大道，向黑树林子飞箭似地奔去。

沙冈子方向的云雾里传出马嘶声。紧接着，出现几个乘马人的黑影，向三角甸子里飞驰而去。

刘志鸿、李大年靠近了黑树林子。但是，黑树林子里的一切，并没有使他们有什么安全感，他们不知道敌人何时从何地钻出来！

暴风雨后的林子里，散发着一股松香油质的气味，直扑人们的鼻子。生得又粗又高的大榆树，杂乱地挤在一起。有的树根子被火烧焦了，张着墨黑的树洞。树洞里盘着黑花色

---

<sup>①</sup>“七九大盖枪”是鬼子在九一八前秘密运到内蒙草原上来的枪。

的毒蛇，睁着萤火虫似的眼睛，舞动着火苗似的舌头。有的树不知为什么断去了一半，象粗大的黑熊似的，默默地立在那里。夜猫子落在那顶上，时不时地发出婴孩啼哭似的叫声。

林子外边，不断传来鬼子和科尔沁黑马队的喧嚷声，夹着野马的嘶叫声。不一会儿，那些嘈杂的声音，海潮般地涌向林子来了。

李大年手里紧攥着匣子枪，和刘志鸿往林子深处钻去。黑树林子里无数的枝叶，象密织的蜘蛛网，遮着天，不透风，不透雨，严严实实似乎太阳光也射不进来。

两人紧张地迈着步子，用大树遮着身子，走进森林几百米远的时候，他们想，要是这里有人家，还能躲避下敌人，可是，怎么连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望不到。李大年一面警惕着敌人的拦截，一面细察着地形。他站在一棵大树后望了很久，当浓雾渐渐稀薄起来的时候，才发现了林中的一条羊肠小道。小道弯弯曲曲，绕过许多的黑榆树，穿进林子的深处。

他们在羊肠小道一前一后，跑了二百多米远，前方小路岔开了，一条往东，一条往西。往东的那条，被树林里的野草掩盖起来，几乎看不清楚；往西的那条，仿佛越来越宽，大树、草丛都遮不尽它，这是直向科尔沁草原的通路。

他们决定暂时停下。这一夜在暴风雨中所遇到的寒冷，现在已经全部消逝，跑得浑身是汗，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，满脸都有汗珠在滚动着。刘志鸿站在小路岔口，好象深思着什么，清秀的脸向下一垂，紧紧握着李大年的手，又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，朝通往科尔沁的林中大路一瞥，说道：

“李大年同志，我真想和你一起到科尔沁草原去一趟，

看一看那里的人民生活得怎样，可是目前的情况，不允许这样做，我只好把你送到这里。我们各自的任务都那么紧要。将来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到内蒙草原抗日根据地去看看。”

刘志鸿和李大年一直是在一起工作，两个人的任务虽然不同，但是，又一起走过几个月艰难的路程，患难与共风雨同舟，这回的分开，还是多年来第一次。李大年一扬黑红的脸膛，从他的眼睛里闪出一种非凡的光亮，他紧紧地握住刘志鸿的手，只是一点头，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。不知怎的眼睛微红起来，他极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坚强地说道：

“志鸿同志，从关里到关外，我们多次地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，跨过了黄河、太行山，那难越的千山万水，那无数的艰难险阻，在我们面前让开了路。不论多大的危险，我们都把赤胆当成钢盔，顶在头上，闯过来了。可是，今后的斗争将更艰巨，更残酷。我们这次的分开，就是为了迎接这个斗争！”

“是的，请你一路保重！”刘志鸿也激动地说。

“那么你从哪条路走？”

刘志鸿转过头来，望着被草丛遮得看不清楚的岔路，眼睛忽然明亮起来，仿佛从那里寻出了一条宽广的路途似的，说道：

“你看，这条道是往东行的，我要从这小路上出去，到东北的长白山东山里，和那儿的党的地下组织、抗日联军接上头，然后绕过大小兴安岭，在敌后拉起一条抗日阵线。”刘志鸿顿了一下，又接着说道：

“往后，我们的会见，也许就是在那条阵线上。”

李大年默默地定睛望着东方。尽管黑树林遮得什么也看

不见，然而刘志鸿构画的一幅巨大的抗日蓝图展现在他的面前。敌人的炮火，冒着炮火奋勇前进的抗日千军万马，似乎使天摇地动。刘志鸿又问道：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李大年转过头来，盯着刘志鸿，似乎要把这清秀的面孔更深地刻在脑子里，说道：

“不，没什么，我也真打算送你一段路！”

两个人互相凝视着，激动地一笑，双方的眼睛都湿润了。

日本鬼子和科尔沁反动的黑马队，象风暴般地围攻起黑树林子，李大年、刘志鸿来不及更多互相地嘱咐，两个人都擦了擦眼睛，李大年把硬棒棒的胸脯往前一挺，定了定神，沉着、冷静地说：

“刘志鸿同志，我们战斗下去，以后在这树林子里再会的时候还是有的。”

“坚信你的话，会有这一天的。”

两只攥得紧紧的手掌慢慢地放开。两双相望的眼睛徐徐地移开。李大年猛地转过身子，脸上透露出一丝笑影，跨着大步，走上了那通往科尔沁草原的宽广的大路。刘志鸿停在那里，长久地望着他的背影。当远处的树木遮没了他身子的时候，刘志鸿才转过身来，抛开了岔路口，奔向东去的小路。

## 二

李大年和刘志鸿分开以后，带着一颗火热的心，从黑树林子里冲出去，踏上了科尔沁草原。

他一跨进科尔沁草原，就被卷进风暴里边去了。草原的上空，好似天崩云碎倒海翻江一般。从十八道冈子卷起的沙尘，以排山移水、气吞山河的力量，冲击着西拉木伦河两岸的草原。大树在怒吼，小树在呼号，残留在草原里的枯草干枝“吱吱”地作响，整个天空象在塌下来，整个大地象在旋上去，天地连接在一起，勾成了一幅巨大的昏黄的图景。

李大年被风沙袭击得嘴唇裂开了血纹，脸皮发紧，面颊火辣辣的。额头上，汗流和沙尘混搅起来，顺着横在额头的皱纹，集起几行泥土。黑亮的眼睛显得很深很深，象是落在土里的宝石，闪烁着晶光。

李大年纵身登上了一个沙丘。在这风沙骚动的荒凉的原野里，接连几天的奔走，使他劳累了，疲惫的两腿异常沉重，他那被日光晒得紫红紫红的脸上，滚落着豆粒大的汗珠。李大年刚用袖头擦了脸，但汗珠又不断地冒出来，好象永远擦不干似的。他也顾不得擦汗了，只是擦擦眼睛，朝西北方向望去，从模糊不清的风暴里，辨出了在十八道冈子南端流着的西拉木伦河。河北岸，大约五里来路远的地方，有无数的沙丘和起伏不平的土岭，那里散布着几十个蒙古包和一些低矮的小马架<sup>①</sup>，这就是他正要进去的屯子——阿都沁。

李大年没到草原以前，就曾听说过阿都沁屯的遭遇。这儿的人民，几乎都是为达尔罕王爷放牧过活的，一贫如洗，那生活已极沉重，何况又压上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大山！他想到内蒙人民的命运，仿佛又听到鬼子狰狞地践踏着人民，

---

<sup>①</sup>草原上农牧民住的简陋的小屋，当地叫做“小马架”。

大人喊、孩子哭的凄惨景象：

“九一八”的炮声，给阿都沁屯里的人们送来了更加悲惨的日子。炮弹把美丽的草原炸烂了，到处燃烧起浓烟烈火。牧民的住屋——那可以搬移的可爱的蒙古包，被鬼子烧毁了，农民的小马架也叫鬼子捣烂了。农牧民生活的依托——大批的牛羊群骆驼群以及马群，被鬼子赶走了。孩子的妈妈炸死了，横躺在草原里。爬到妈妈身边的小孩，用小嘴刚含上了死去的妈妈的奶头，又被鬼子的刺刀挑在一旁。嫩绿的草原变得枯黄枯黄。草原上盛开着的花朵也让炮灰熏焦了，无可奈何地落下了花瓣，凋零的花枝只在凄风中发抖。露珠象哭泣着的孩子的眼泪，从草尖上、花瓣上震下来，落在地上，然后又和被害者的鲜血溶合在一起。啊！草原！凄惨的生活更加难忍了。不知有多少人离开了家乡，去重找生路。又不知有多少失去了父母的孤儿，在草原上流浪。……

李大年站在沙丘上，想到这儿，心里一阵酸痛。刚一抬头，风沙又立刻袭击着他的汗脸。他下意识地两只手掌攥起拳头。眼光闪出一股仇恨的怒火，仿佛立刻要穿透了这凶恶的风暴似的。他猛地甩下拳头，不禁迸出一声：

“走！”

李大年扛着自己的小小包袱，冲着那迷人的大风暴，又继续赶路。现在，他对亲密战友刘志鸿眷恋不舍的心情，比较平静些了。这漫无边际的内蒙草原，多么使人感到阴沉哪！仿佛隐藏在草丛里的白骨在低诉，连旋飞在空中的乌鸦也不敢大声啼叫呀！蒙族的兄弟们，被日本鬼子和达尔罕王爷压得抬不起头来，但残酷压迫人民的统治决不会长久的。李大年走着想着，这时候，仿佛自己的双肩上担起了千斤的重担，

而且，担子越来越重。他不自觉地边走边说：

“党，党交付给我的任务，是多么重大啊！”

李大年顶过草原上的风暴，这才揉开被风沙迷住了的眼睛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抬起头来一看，眼下就是西拉木伦河。

草原的风暴已停了。

西拉木伦河，象蜿蜒的长长的银带，缠绕着这辽阔的原野。河水满了槽了，混黄色的浩淼的水流，浮来了白色的泡沫，随着湍急的漩涡打转。河对岸的沙滩上，落着一群玉白色的天鹅，点着头，哈着腰，象是在寻找食物，在黄沙滩上走动，有的轻轻地飞起来，发出哀鸣。

李大年一见河水，更感到干渴，嘴里象吞了个火蛋一般，嘶哑地叫了一声“水”！急忙跑到河沿，身子朝下一扑，就用大手捧起了水，不管水多么混黄，多么肮脏，一口气喝了几大捧。然后，他擦了擦嘴角上的黄泥，小声自语：

“这简直是仙水呀！”

李大年向四周一望，毫不犹豫地把衣衫脱下，一手托着包裹和衣衫，游过了西拉木伦河。当他登上河北岸的时候，心里也觉得轻松多了。草原上的一把土、一棵草，在他都觉得含蓄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暖，好似这一切也是爱的根源。他决定在河岸旁作个短暂的休息，然后再赶路。李大年穿好衣服，坐在一片绿草里，抓了把青草，心里想：青草，是草原上宝贵的财产，有了它，就能叫千万头牲畜生存下去，牲畜是草原上千万人生活的依托！这就象我在种地的时候，麦子熟了，我拿着浓香的麦穗一样，这里的牧民亲手抓把青草的时候，对它多么珍惜！……我爱它！……

忽然，自远而近地传来一个嘹亮的歌声。那歌声充满着悲愤和力量：

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，  
不落长江不起飞。  
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，  
是为了蒙古族人民的土地。

北方飞来的大鸿雁啊，  
不落长江不起飞。  
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，  
是为了蒙古族人民的土地。

天上的鸿雁从南往北飞，  
是为了追求太阳的温暖哟。  
反抗王爷的嘎达梅林，  
是为了蒙古族人民的利益。

天上的大雁从北往南飞，  
是为了躲避北海的寒冷哟。  
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，  
是为了蒙古族人民的利益。

.....

李大年听到这歌声，把手里的青草攥得紧紧的，猛地站起来，登上了河边的黑龙坝，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一看，只见一大片羊群正向河边奔来。羊群一发现黑龙坝上有人，就



嘈杂地“咩咩”叫起来了。杂音盖不住高亢的歌声，那优美的旋律，仍然清脆地在李大年耳边缭绕。李大年第一次来到草原，就听到了蒙族人民的歌声，并且被歌声吸引，更百倍地增加了他对这草原的亲切之感。他站在黑龙坝上想：人家都说，蒙古民族是一个喜欢歌唱的民族。是的，这的确不错。

这支歌子，原来是从一个赶羊小伙子的喉咙里唱出来的。李大年毫无顾忌地靠近了羊群，又一直从羊群中穿过去。大角细胡子短尾巴的黑山羊，大尾巴粗脖子的白绵羊，亮眼睛尖嘴巴的小羊羔，在他身旁跳来跳去，惊慌得几乎都要逃散了。

李大年靠近了小伙子，仔细一瞧，原来那小伙子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皮袄，头上扎着旧得褪了色的黄头巾，紫红的脸蛋，象涂了一层油似地闪着亮。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的歌声，使他过分的悲伤，黑大的眼睛上挂下泪珠。小伙子骑着一匹露骨的瘦马，瘦马一动三摆，似乎立刻要塌了架子，马身上生满了癞疮，癞疮散发着一股腐臭气，臭气引来无数苍蝇，绕着他身子飞舞。小伙子一发现李大年冲散了羊群，暂时停止了歌唱，用狠狠的眼光看着李大年。他一面尽力圈住了羊群，一面拉住了马缰绳，大声喝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！怎么不知道这儿的规矩？”

李大年这时已经接近他身边，笑着说道：

“小弟弟！我很愿意听你唱歌！”

小伙子似乎没听到李大年的话，反倒气愤起来，倒拿着马鞭子，用鞭子柄点着李大年的胸前，说：

“羊群里可以乱冲吗！你这个样，要是叫我们王爷看到了，嘿！还能便宜了你？”